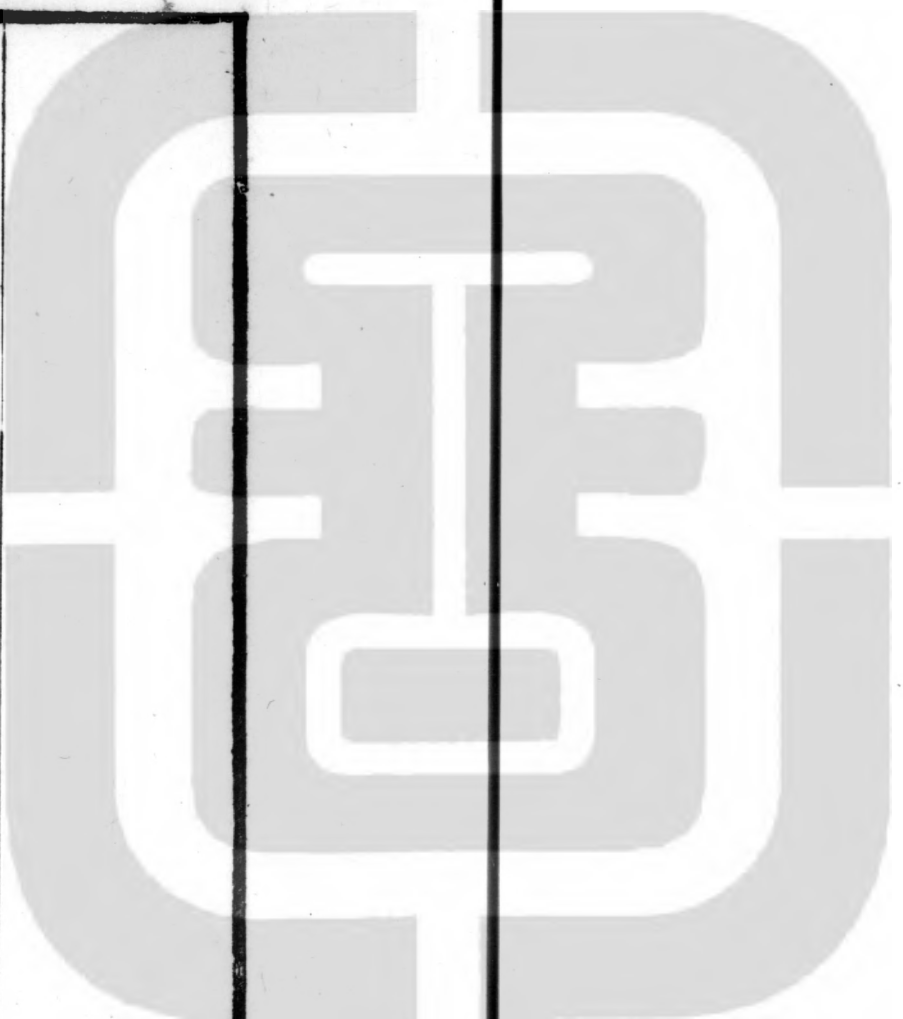


中風癱瘓疝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核真畧自序

稱核真者以坊刻之訛故加核也坊刻數以南身紀北事耳以傳耳轉相舛錯甚至風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然綜前後諸刻論之有三變焉其始國難初興新聞互競得一說則書之不暇擇音故每一刻出多有所遺有所誤有所顛倒此出於無意一變也既而南奔偽官自為負塗之豕私撰偽書意圖混飾或桃僵李代或淵推膝加且謂北人未必南來一任寬填罔顧實蹟此出於立意又一變也十七年之鐵案既翻占風望氣者實繁有徒歸美中璫力排善類甚至矯誣先帝創為收葬之言掎擊東林明立逢時之禁捉風捕影含沙射人此陰險之極出於刻意又一變也夫書之寫則以

魯為魚帝為虎猶無意也豈有立意刻意而就中虛實尚可究詰者乎濟宜揚士聰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核真畧九論

一有稱曹化淳面奏云魏忠賢而在事不至此先帝嘆息傳旨收葬其骸化淳間住在外未聞特召何處面奏

一王德化掌司禮印者也王承恩亦司禮秉筆者而先帝所命之總提督也二人皆現任曹化淳已告老暫委守彰義門王之心亦秉筆者間住已久並無王之俊杜勛非杜之秩坊刻於諸璫姓名尚未辨清

一襄城有兵成國無兵襄城後死成國先死何德何仇而顛倒言之且一獻門耳其在十八人日共知為曹化淳至十九日一曰朱純臣一曰張縉彥一曰傅景星何獻門者之多乎不知大權全歸中貴故能獻門以媚賊若文武諸臣

即欲獻誰其聽之

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千古格言也况主死而臣乃反辭辱乎且辱與榮對者也冠裳車服賊之所謂榮者吾既以為辱則桎梏折楊賊之所謂辱者吾將以為榮榮辱何有定論哉自南中欲錮北來諸臣遂倡為刑辱之說計將一網打盡坊刻豎儒未喻厥旨橫生巧詆余偶未罹賊刑茲於受刑諸臣悉為明著於篇以質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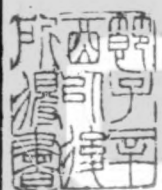
一史之有闕文也史有專官載籍所攷猶將闕之况三千里外無根之游設何據而知其盡為實也南中持議雖刻然有存疑一歎猶然闕文之遺意坊刻漫分刑辱從逆為兩歎而刑辱中有云或開從逆至從逆中亦云或開刑辱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刑辱之與從逆相去甚遠假使以從逆而冒刑辱固厚幸矣倘刑辱而列從逆可乎不可乎余止載見聞所及其疑似者闕之故曰畧也

逋臣釋法遜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核真畧

濟甯楊士聰記

三月十八日微雨左都御史李邦華入朝言頃至前門欲上城看視而中貴拒之遂回

杜勛射書彰義門太監曹化淳開門迎賊大肆殺掠閣臣蔣德璟寓崇文門外會館亦砍三刀背蓋外城申時已陷而城內竟不知云

更許聞失外城召提督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命酒對酌至三更上與承恩俱醉因起攜承恩手入內不復出方上與承恩語時傳硃諭至內閣命成國總督內外諸軍託以東宮傳至閣中藻德等已出遂寘之案上而返上已不

知所在矣

坊刻稱託東宮於嘉定及是夕召通州獨對皆非也果召通州則殊諭當手授之或即面與處分矣何至次日城陷而通州尚未之知乎成國前歲曾總戎政因差視孝陵乃以襄城代之差回止充班首官而無所掌城守兩日不過同諸勛戚分守一門耳事之緩急何與焉此時司兵柄者外則襄城內則承恩先帝未幸其家坊刻乃至稱微服步至成國第辭以赴席未歸果何為乎殊諭之傳蓋憤承恩悞事故要與同死而仍屬意元勛或可佐東宮以圖一効也杜勛射書化淳獻門承恩必預知之但一時為上所迫不得不相與就縊嗚呼先帝英明主也而乃與紹暨同盡謂之何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坊刻稱公主至嘉定府謬甚又稱遣人逼懿安皇后自盡亦非又稱杜勛自宣府回與承恩吊城而入進白綾琴弦及上與承恩繞城奪門不得皆謬傳也勛已叛安肯復入承恩現在京安用吊城為也又一刻云黃國琦聞城陷即取白綾琴弦進上國琦乃一考選知縣耳尚未授職何從有此十九日珠奕閣臣藻德等尚不知城陷方傳單斂銀搗師方范二人皆乘輿傳呼至西長安坊乃回
余變姓名坐小閣中數賊露刃入席捲而去至街口遇賊將以違令搶掠殺之此賊初入行法如此然竟日大掠如此第不殺人耳余擬必死俄傳上已出城乃有奔赴行在之想此一悞不可復追者也

此時縉紳潛藏惟恐不深非盡忠義也賊在山陝慘拷之虐
久著實畏之耳坊刻稱是日獻門迎賊者非仇陷則訛傳也
賊入宮東宮跪迎于門左遂仆地令人掖起又搜得二王坊
刻周嘉定獻東宮謬

是日賊下令勦賊文武各官俱于二十一日朝見願為官者
量材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有隱匿者歌家隣右一併正
法自是各官乃有為人出首矣

二十日放馬兵入城寓所有馬兵牽馬往入知余為官將居
為奇貨余款以酒食尋自逃出衛宮諭肩文衛已披剃與一
賊郭姓者飲酒其同鄉也語未移刻長班導監押者至挽余
袂至大街北門入巨宅有兵侍金之後中書劉明僕在焉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飲至暮

監押賊王敦武相待甚善故得不與見

二十一日朝者多人入長安門投職名者恐後賊皆聚而焚
之承天門不開人皆露坐以候近午太監王德化自內出見
張縉彥話曰公在此耶明朝事備與魏閣下壞了縉彥與辨
德化呼從人掌其面而去縉彥至垂涕焉坊刻稱德化痛哭
又稱尋自縊死德化若不從賊何能至此又自內而出耶且
賊去德化投北仍掌司禮監印不知何據而以死節歸之是
日各官至暮乃放出辱困百端故周鳳翔歸而縊也

日午黨崇雅戶侍介松年給事柳寅東御史並方巾色衣自
西長安門騎馬入內黨柳在通州迎降松年在保定迎降朝

者見之不啻登仙境矣

賊官盡方巾色衣無紗帽圓領之制即牛金星劉宗敏亦然
四月初有冠帶者不過什之一二苟且一時仍是盜賊行徑
耳舊官赴朝皆青衣小帽坊刻先以青衣待罪隨換吉服者
非又稱棋盤方領及以雲為章亦未之見

是日賊召對獄中放出罪官五品以下張若麒等若麒自稱
甯錦督戰之功又有天下壞于黨人數百言于是授山海防
禦使龔鼎孳曹溶並授直指使楊支起改吏政文選司其餘
不能悉記三品以上不召即侯恂亦未召見將傳用為侍郎
恂不肯要以大拜賊許之俟東征還如約坊刻若麒為侍郎
及恂為戶部大堂者非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又以高翔漢為都直指劉世芳為編修仍候大拜二人皆秦
人有內援也世芳既用同事之人皆借徑焉賊初入京不過
用此二人

是日執李襄城至面反向而不跪賊云不跪要凌遲汝及汝
之家皆不顧賊又云不跪將凌遲闔城百姓襄城乃跪曰我
為全城百姓非跪汝也賊欲殺之偽軍師以為不可未數日
發同諸人追銀夾二次聞成國被殺乃乘間自縊死坊刻皆
謬

襄城年二十七本大言無忌之人每逢召對他大臣跪奏渠
從旁立語睨視上幾無人臣禮身為總督非他官無兵者比
城未破不聞有何調度城陷就執徒為大言以聳賊聽冀萬

一之或免也妻為賊所掠褫底衣抱之馬上大呼襄城伯夫人也復大笑勛臣婦女英國妻妾俱夾死于府第前其餘雖死無被辱至是者

陳魏二相自二十日午留劉宗敏宅鎖小房中魏自窗隙語上曰主上欲用我不拘如何用便了至是同方丘二公發營中羈守

二十二日賊得先帝遺躬與王承恩對面縊焉衣袖墨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嗚呼痛哉意謂東宮既託成國成既護之以出故令百官赴之耳坊刻偽撰血詔云云非也

先是殊諭託東宮于成國未克行成國與東宮俱不之知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入得殊諭於文淵閣案上即收繫成國是日殺之於宗敏寓前

賊以成國付託之重故戮死最先復殺其弟若姪較他勛臣僅殺一身及長子者其死為尤悲也然國亡共亡在成國亦無憾獨怪坊刻妄載成國勸進一而再同一勛爵耳於成國則厚誣之于襄城則妄譽之天下後世豈復有信史也哉二十三日祭酒孫從度病甚卧床賊羅將軍者來遣持通家侍生帖致意羅大怒問何病須自往看遂乘馬徑入內室孫夫人迎而罵之即命鍊索繫夫人並昇從度過寓訊問孫即斃於昇投其夫人十指俱斷乃招害金孫並無厚蓄向為親史莖寄收多金發之得銀七千兩李賊駭視曰翰林之富至

是耶因是詞林皆派餉萬兩以上諸人多被刑拷也
劉宗敏夾書役二人于大街越曰皆死劉據田宏遇宅門立
二磔人柱事無大小皆自理殺人無虛日凡兵士淫掠者梟
示甚衆獨書二役者蓋以試夾棍也連日趨造數十副夾
人無不骨碎至死乃散授各營用刑處
二十五日偽禮政府鞏煇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人等上表勸
進賊初得陝西六部改六政府其尚書皆留守陝每府一侍
郎從征如吏政宋企郊戶政楊建烈兵政喻上猷刑政陸之
祺工政張嶙然及煇皆左侍郎也坊刻所稱皆謬是時謀為
官者戊辰進士鑽宋企郊若楊觀光薛所蘊等河南人鑽牛
金星宋獻策若何瑞微等其類甚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賊官有名稽訪司者持帖請京紳劉餘祐孫承澤議事及至
相揖就坐言主上不日大用二公因措借銀充餉問劉借四
萬孫借二萬二人駭愕答以隨力措處其人送出囑曰宜蚤
計之若遲不得從容矣

二十六日勸進之始史館辦事京營衛幕雜流各衛指揮千
百戶各衙門効勞聽用候缺等官及舉人生員俱自赴朝投
職名以希進用賊以大冊錄之百人為一聚以數騎馳械押
赴各營收管自辰至申冤號之聲不絕
是日賊選陞各官四品以下百餘人凡三品以上皆不得與
詞林何瑞徵禮政侍郎掌宏文院牛金星同年楊觀光兵
政侍郎後改禮政郊天一對確乎有之
項煜太常寺丞

韓四維修撰 梁兆陽兵政侍郎 薛所蘊國子監國設三
堂革去祭酒以司業為政學錄博士為左右薛仍司業 高
爾儼以下仍原職 張之奇 傅鼎銓 方以智 楊廷鑑
陳名夏 周鍾授官在勸進後草表不聞 朱積等六科改
作諫議 劉昌常少 孫承澤防禦使索銀二萬 時敏南
充令 申芝芳以下仍原職 戴明說 郭克 金汝礪
光時亨 御史改稱直指使 裴希度改庶吉士 朱朗鑑
張懋爵、蔡鵬霄 涂必泓 韓文銓 陳羽白俱仍原職
吏部沈自彰 熊文舉 郭萬象 王顯 楊元錫俱仍原
職 京堂卿寺葉初春三品被用只葉一人劉廷諫陝西推
官 宋學顯驗馬寺少卿 錢位坤學錄 其餘各衙門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能悉記

坊刻訛謬非一三品以上概稱留用實概不用也而有刻名
者有不列名者趙京仕張端皆被夾者而稱授職吳履中追
銀受夾初八日始放也注授大理卿庶吉士用者固多惟高
珩李呈祥史垂譽並未用也而以為授職劉正宗冊封出京
耿章光解試錄往南邸報甚明也而亦注授職張希夏冊封
魯府現官南京而以為防禦使劉明傑除夔州監司以為刑
辱者初傳泣鼎等錄有遺余名者有開入刑辱者其所載偽
官未甚謬也私撰偽書淆亂是非自方以智始以智之書二
種一種與傳鼎銓手定者一種賄買監生陳瑄為之者自定
之書列疑甚詳首先自辨陳瑄之書僅存大畧偽官皆無楊

觀光姓名以智以揚為座師之故

二十七日派餉於各官不分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夾有夾于宗敏處者有夾于各營兵官者有夾于監押健兒者有夾于勛戚各官之家者有夾于路次者人人皆得用刑處處皆可施刑其輸餉之所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矣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己是日陳演輸銀四萬駱錦衣輸三萬皆免夾羈候方岳貢邱瑜魏藻德並夾掌鎮撫司梁清宏重夾又史館辦事衛幕雜流指揮千百戶各衙門効勞等官俱夾竟日竟夜不放由是余派二萬明僕派一千在王敦武處而金之後派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五萬在隔壁沈姓處沈與王至契先在一處至是各分云

陳井研罷相在先蔣晉江以十六日出寓外城得以潛遁而陳反留以積有重貲不能行也聞陳之重貲得自陳新甲寄貯後新甲正法因隱其所寄然適足為累以致死是日陳以皮箱四隻載入宗敏處賊喜其慷慨免夾若賊不東行陳必無事卒至隕命豈非定數難逃乎陳監押宗敏營中十五隊初八日未放余遇諸塗見其沮喪含涕初九日亦遷白塔寺後十二日被殺事本如此坊刻訛也

二十八日敦武以其黨三人從余回寓括所有併杯盤簪珥不足數百金適門生李丕著已授永平防禦使助余百金給賊他處再借乃暗求砒毒懷之時妻孔氏妾楊氏祝氏在寓

余與諸賊宿前廳僕役俱逃止一新到杜某明晨治饌貫酒飯賊畢持銀還營遂閉中門以二賊守之既行而三人縊焉過午夜無人聲賊以為由後門逃破門入視則三人並懸一梁孔氏尚有微息急以刀斷繩而墜于地余亦以酒仰藥敦武汲水灌之復蘇因言之于賊此人家已罄其婦女俱死由是防視益密不復督輸餉矣劉明侯即完一千遂得釋金之俊輸紬緞五百疋銀若干為沈賊夾之繫所哀號宛轉而眾賊飲酒歡呼了不為意

四月朔改期初六即位宗敏夾魏藻德得銀萬兩因訊其以首輔致亂藻德有先帝無道之語宗敏大怒言汝中狀元不三年為宰輔崇禎有何負汝呼左右掌嘴數十仍夾不放方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岳貢立瑜仍令羈候各處搜求益密中等之家稍有貲產輒逮而夾之于是怨讟繁興私示押出人心益思明矣

按受刑諸臣先後不一其受刑亦多不同有完銀多而夾有完少而反不夾不可解今取所聞的確者大臣中李遇知王正志王都為甚其夾未甚者則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也而張鳳翔張忻雷躍龍沈惟炳楊汝誠郝晉皆未受刑詞臣中楊昌祚林增志衛胤文為甚夾而未甚者則胡世安李明睿也而李士淳方拱乾與余則並未受刑科道則顧鉉陳純德馮垣登賊惡其祝髮夾殺之曹溶從獄中放出庶僚則申濟芳謝于宣俱輕重受刑坊刻任意填注半屬未真至事有別出楊汝成之獲免以飾獻美婢未嘗留用張忻未刑而刑其

妻刑其子得銀一萬而放王都三次受夾釋夾即死屍柩亦
焚顧鉉僕役竊銀而逃後賊將遁索銀十兩無以應即斃之
陽武侯薛濂毛定西 並死于夾魏藻德被夾未放而死
初二日劉明傑赴吏政選得夔州僉事明傑選時見前豫楚
總督任濬御史蘇京咸在俱選四州防禦明傑尋至宗敏處
投官衙門生手本遇楊觀光亦投門生手本四轎開棍儼然
部堂餘人不爾也

初三日又改即位之期於初八後頗改

初八日放諸繫者不論輸銀多寡悉放之但百十人中漫留
一二不知何謂於是吳履中陳必謙宋之繩呂兆龍等俱釋
獨方拱乾楊昌祚林增志與余不放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初九日移於白塔寺後劉賊傳令調營凡舊寓皆遷
十二日賊東行之期已定夕斂各處繫者于各營偽都督處
凡勛戚大臣皆殺之蓋以絕內患也于是陳演徐允禎諸戚
晚官都督以上者俱被殺授意監押者令殺方穀城丘宜城
押者奉以環具于是二人各縊死坊刻言丘自盡言方至二
十六日乃卒皆謬

是日敦武告余曰明日大兵將發諸繫者皆當有處分須共
老爺一行余隨之至田宏遇宅則諸人歷歷坐于路側矣良
久見簇一人殺之頃之復然先後十餘輩抵暮敦武延余至
田宅南一所飯焉余問此何等敦武勸余酒曰此時則係命
余曰然遂引滿數盃不出坐月明中見殺人如向者頃之劉

賊乘羸出入西華門二更餘復回良久一人出問一被夾中貴云爾所輸幾何答銀若干金九十二兩其人復入又良久十餘人擁一人至街中殺之頃之敦武出曰請回恭喜乃返寓漏下三更矣敦武明日亦行託余于鄭趙二人俾善相待焉

按賊括大內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兩金若干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此城陷後存銀之大較也

都人嫁女於賊營者甚多大以為榮

二十六日偽禮政府示主上不日回京登極該管衙門預先備辦毋致臨期失悞是晚鄭趙二賊潛語余來日大隊啓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可脫歸矣復索報不得已賞金給之

三十日黎明李賊走從賊舊官皆有兵照護新用者無之甚困皆伏匿不敢動又恐東宮旦夕至追治偽命故魏學濂于是日死焉楊觀光以家眷隨賊而出至鳳臺為賊所殺體無完膚

五月朔曹溶自為西城巡視傳諸臣為先帝發喪為位於都城隍從賊諸臣亦與梁兆陽孫承澤旋遁走高爾儼等咸集偽直指使張懋爵柳寅東韓之銓朱朗鏞亦各自為五城御史五城之役悉從焉受民詞察核奸細甚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附錄

陳名夏兼戶兵二垣招募山東義勇坊刻稱兵食耳目之寄
非也未行而及於難陳本意借以脫身出城而已城陷後拘
禁一營忽有牛金星票取陳款接甚殷陳處館中州舊相識
也由是得用坊刻稱係王所不聞賊中有王所姓名
於重華居鄉不齒於親友以邊材陞陽和道降賊入京仍授
職方郎未幾王鰲永委署濟甯道此二東之窮奇構杭也諸
刻絕不之及何其幸哉
與劉孔余談及揚觀光事共相嗟訝孔余進曰賊敗報至觀
光即暗約賊中縉紳欲以圖賊已而無成有欲為豫讓不而
不能等語余曰此更不可賊方勝便欲歸之一敗便思圖之

此反覆無聊之尤君何稱焉

申濟芳在東城賊將處賊且遁未敢令自縊與劉宗敏又不
同所謂喪亂死多門也濟芳同衆既縊賊許以擿昇屍入時
將屍各加五棍既而家人欲擿改殮復甦濟芳同衆南行自
言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行日記

濟甯楊士聰述

五月五日門人方大猷來見蘄州監軍也余告以欲出京狀
大猷有馬十餘匹家丁數十人既慨即慨然任之

初七日方家丁護余及眷屬出城婦女俱徒步至朝陽門始
得通州車輛及出與方先後相失過百里橋乃有兵劫行客
方聞之大恐追及余輩無恙乃喜時同行戶部陳辰誦大猷
同年也至通居在大猷之東乃其蓄馬處余與陳居其後層
一切器用食物皆資之每夕大猷必招飲用意良殷余微諷
以潛去彼無南意大猷初勸余再入京至是亦不復相勸矣
十二日偵得前途俱無嘯聚大賊定期于來日南行是日禮

侍楊汝成亦移家至寓大猷對門自云引年告病而出
十五日與大猷別至張家灣遇高斗光于允中等買得務關
剥船一隻與陳戶部共之

十六日登舟未及行十七日發張家灣宿李兒泗時同行六
十餘舟聚集健丁百餘人聲勢頗壯

十八日午後過灤縣南數里土賊五六十人各持白梃見舟
中人衆多乃散走

十九日晚抵河西務城上見舟多連發數砲後知為逃難南
下者乃止

二十日宿蔡村

二十一日申刻抵天津總兵婁光先縛賊官盡殲其衆甫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而 至乃出降

二十三日午刻易舟諸同行者舟未齊泊津南候之

二十四日晡天津兵變馬頭市肆攫掠一空諸舟大恐乃發
夜宿楊柳青傳言瀆流劫賊前行某某皆被禍曉起相顧遲
回不敢行

二十六日午至瀆流寂無問者抵靜海縣南三十里地名唐
官屯有土賊結聚過客無得免者上岸偶遇蕭生云與唐屯
賊首李姓甚習有賈生與議托言僱健丁護行送工食若干
時舟幾二百隻八十餘為北號高侍郎斗光與中書于允中
為主百二十隻為南號倪學士護喪親王貽棡為主賊見舟
多又倪舟三四號皆嘉湖巨艦遂索二千金往復數次蕭揚

二生舌敝而不肯少減究以此數定約二十八日有信至中路相投李賊三四騎躍馬而去倪學士夫人即出三百金其千金頃刻而集余同高侍郎箕斂各舟斂竟不能得六百金方用為憂而是晚傳有妻總兵孫天津道肇興各持帖以天津新撫挽留南下各紳新撫即錦衣駭養性是日胡世安因陞禮侍遣人追回家眷又柳寅東亦追回家眷同行者返棹亦多余輩不為動

六月朔發靜海午至唐官屯絕無一賊偵之則賊黨劫大城縣庫李賊甫歸即被擒同 七人俱梟示矣所斂之金尚缺數百方慮無以應之乃有此快事於是散原金還各舟晚宿青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初二日宿興濟縣

初三日至滄州南有兵以兵械火砲守河李監紀陳參將詣高侍郎及余舟道所以挽留之故余力言其不可會倪舟王貽拭與同行者謀賂以三百金徵北號諸舟亦如之而陳與李議畢竟以六人坐允回復津道連日往來講說至初七日乃行

初八日至石窩

初九日至齊家堰堰中人方倉皇避賊各舟既泊健丁悉上岸約五六百人器械俱備出賊不意乃遁走堰人賴以無恐初十日至泊頭日夕三舟在後者為土賊所劫殺三人其一行人謝于宣樞舟也謝為賊夾死亦無裝贖附舟商人被劫

二三金千賊竟去追之不得

十一日至蓮兒窩驛

十二日至安陵

十三日至桑園有鳳陽漕舟各賣鹽糶米阻塞不得行

十六日晚乃抵德州北新設關下

十七日蚤過德州朱帥鉞者甯夏宗室為岳河令逃至州紳民擒獲囚之無何謝陞等舉義尊為濟王至是新選知州至陞先期逃盧世淮等以吉服迎官蒞任趙侍郎繼鼎揚叅議檟各出晤咸愴然出涕

十八日至四女寺

十九日至固城孫津道差齎公文六封請六人回高斗光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余李元鼎黃國琦其二人遺其名內稱將回北起程日期以便詳達云云黃還其原文不答高答以揭稱係充軍人犯老病難以任職余答以書極言之

二十日至鄭家口

二十一日至武城

二十二日至臨清

二十三日至移舟西河口時西河日溢而輝河生草乃有議從陸者定期在二十八日至期諸人既行而輝河水大至即引舟入輝 時監軍凌駟在州李建泰門生也因有撫東之信然於南京亦發疏不絕

七月初三蚤至東昌訪張鳳翔賊西遁時張有降賊舊部將

先送至家其家眷同余舟行也是日仍回阿城

初四日晡至張秋知鳳翔等南行偕臨清兵自衛余輩聞戴家淺以南處處皆賊乃留張秋候其至同行

初十日聞鳳翔行後臨清兵俱散究其故乃凌駟預戒之也駟恐京中間之不便故兵將各遵其令云會張秋叅將吉時勤土賊回南北二號舟共出攜銀于是不待鳳翔而發

十二日至安山歸

十三日至袁老口中書于允中居也

十四日晡過歸水淺不能前聞河劇賊徐春龍聞余舟至率衆來迎羅拜草間好語諭慰之會吉時之衆擒其二人殺之春龍乃勒兵與時戰余與眷屬小舟先行至開河水淺春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命其衆推挽之夜深乃至南旺

十五日早過長溝春龍先一日焚掠此處火尚未滅晚抵安居

十六日雨未行

十七日舟抵濟陽橋李允和米繼宗率各頭目來見欲留余署總河事余語以孫肇興移文相留力拒之若在此任事旦夕且以兵來是不能為濟事而適以速濟之禍也我義不從賊萬苦南來祇期一覲新主自求明白若中道而留自為一官與身污偽命借端自解者相去幾何是又悞我一生之名節者諸人唯唯而退先是濟甯城守粗備署道王世英乘總河南下甘心降賊五月十二日濟官潘士良等憤賊將鎖拷

追銀乃約回兵入賊擒賊將傅龍為道張問行為收在崇志
殺之回兵頭目楊樸等奉士良署總河任孔當署濟甯道而
自求劄付署中軍副總于是樸等即真而士良反遜不敢任
又擒賊之約許以厚賞尚靳未給樸等率眾登門哨嚷乃如
數與之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振矣樸又與其黨不協米繼宗
遂殺樸一家自為副總無敢異議者由是其勢益張目無鄉
紳至有倡逃正法之語彼亦知余與在家鄉紳不同然猶狀
未能猝轉也是日余單騎入城

時南行各紳以濟南橋排橋封閉皆往拜李允和米繼宗等
推委申文於士良士良自出城晤余言事不在已由是偕行
各紳歸啟咎於余余乃決意登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時余門人王燮已陞東撫遂巡未至而王鰲永跛足不良於
行總督河南山東方大猷為監軍則已至濟南矣鰲永入境
即俾大猷署理巡撫事

二十日張鳳翔至濟允和等迎接十里求劄付各開橋放舟
二十三日長刻登舟行夜宿趙村

八月朔過臺莊歸至夾溝驛

初二日至二郎廟

初三日至馬湖店

初四日至董口

初五日入黃河晡至宿遷有兵阻河乃遣致書劉東平巡撫

王燮

初九日劉帥遣將官執光時亨赴淮知守河之兵專為此事
來日即可通行王撫留余暫居於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